

冷紅生著

金
陵
秋



緣起

冷紅生者。世之頑固守舊人也。革命時。居天津。亂定復歸京師。杜門不出。以賣文賣畫自給。不求於人。人亦以是厭薄之。一日忽有投刺於門者。稱曰林述慶。請受業門下。生曰。將軍非血戰得天保城。長驅入石頭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勝耳。生曰。野老不識貴人。將軍之來。何取於老朽。將軍曰。請受古文。生曰。如老朽之文。名爲文耶。若將軍不以爲劣者。自今日始。但論文不論時事。如是累月。將軍每數日必一至聽講。已而忽言將軍以暴疾卒矣。生奔哭其家。幼子甫二歲。夫人縞素出拜。以將軍軍中日記四卷見授。言亡夫生平戰蹟。悉在其中。讀之文字甚簡樸。生告夫人。此書恐不足以傳後。老朽當卽日記中所有者。編爲小說。或足行諸海內。以老朽固以小說得名也。旣送將軍之喪南歸。夫人於鐵路之次。尙嗚咽請速藏事。生以經月之功。成爲此書。其中以女學生胡秋

光爲緯。命曰金陵秋。至秋光與王仲英有無其人。讀者但揣其神情。果神情逼肖者。卽謂有其人可也。嗟夫。將軍之禮我。較諸邢恕及耶穌門之猶大。相去萬萬矣。冷紅生識。

金陵秋目錄

第 一 章	第 二 章	第 三 章	第 四 章	第 五 章	第 六 章	第 七 章	第 八 章	第 九 章	第 十 章	第 十 一 章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三 章	第 十 四 章	第 十 五 章
腐 責	絳 系	遇 豔	鄂 變	鄂 政	述 憾	訪 美	規 戰	復 滬	收 吳	完 鎮	女 箴	聞 敗	圖 寧	用 間

第十六章	誓師
第十七章	督戰
第十八章	看護
第十九章	攄懷
第二十章	訂婚
第二十一章	敘戰
第二十二章	館甥
第二十三章	媚座
第二十四章	審勢
第二十五章	探梅
第二十六章	和議
第二十七章	彈閔
第二十八章	禮成
第二十九章	西歸
第三十章	寓詞

金陵秋

東越冷紅生戲編

第一章 腐責

一夕蒼石翁忽大聲咤曰。阿雄。汝今日果從革命黨人起事矣。吾家世忠厚。祖宗積書盈屋。汝弗紹祖烈。從此輕薄子爲洞腹斷脰之舉。方今重兵均握親藩之手。糧糈軍械。一無所出。謂可倉卒以成事。天下有赤手空拳之英雄。排肉山。以受精鐵耶。吾行哭汝於東市矣。阿雄受責。顏色不變。就燈取火。上淡巴菇於翁曰。阿翁勿怒。翁守經蹈常。一腔忠愛。雖不仕於清。而恆眷眷君國。兒知之稔矣。叔苴子有言。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行。而不可言。今日天下洶洶。名爲經時。實則亂萌已長。父老子弟之心。皆知愛新覺羅氏之不臘。凡有血氣者。無人不懷革命之思。兒固不能以赤手空拳當此精鐵。

翁能以資忠履義扶彼衰清耶。翁大怒曰。孺子宜杖。愛新覺羅氏入關二百餘年。何辜於汝輩。德宗皇帝於戊戌之年。所下詔書。人人感泣。當時果無中梗之人。則君主立憲之局已成。胡至有庚子之變。顧新主冲齡。爾輩當念先帝之餘澤。何至覆巢碎卵。必不留此一塊肉。矧舉事不必卽成。當時英國以親藩革命。尙不能至。汝謂陳勝吳廣。茲匪可一蹴而及。蠢子不惟不審史局。而且不悉天下大勢。吾又將奈汝何。雄聞言。夷然鞠躬。言曰。翁乃不知今日正爲勝廣得志之秋。大凡天下至快意之事。必有大失意之事。從乎其後。始皇帝手夷六國。眼中豈復着此芟穉之勝。廣。惟不務德而立威。刑戮一道。可以狼籍人之血肉。萬不能款服人之心腹。語未竟。翁咤曰。汝謂今日朝廷亦如二世之妄殺耶。雄笑曰。兒意未盡。請翁畢兒所言。今日朝廷嶮暴。固不如秦。然麻木亦足以兆亂國。會一節。必遲至九年。國民斬指斷腕。詣闕陳乞。而童相國陽爲讚歎。而入告執。

政親王則以亂賊目之。翁不知請願之代表。乃傳置如囚。趣之還家。樞要之意。殆欲用此以塞天下之口。須知國會一開。則清之基礎立固。而必多方自誤。令人莫解。今方知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別之明。愛新覺羅氏之亡決矣。翁氣少平。喟然曰。天乎。王子履一生未涉仕途。亦知邪陰之。滿。溺。太。陽。至。矣。亡。國。在。我。意。料。之。中。唯。不。願。眼。見。其。子。弟。亦。爲。草。澤。揭。竿。之。舉。雄。來。汝。適。言。國。會。開。昇。平。卽。可。跂。足。而。待。汝。大。誤。矣。法。國。英。國。之。議。員。多。一。鄉。一。邑。中。之。強。有。力。者。未。選。舉。之。前。必。大。加。運。動。或。賄。挑。達。者。使。之。頌。揚。於。報。紙。之。中。或。餌。愚。蒙。者。使。之。投。票。於。選。舉。之。日。間。有。門。地。高。聲。望。重。者。則。出。美。妻。以。聯。絡。之。務。在。必。得。而。後。已。然。其。人。尙。有。學。問。與。議。之。時。尙。能。明。清。濁。知。去。取。若。中。華。人。物。多。綜。於。省。會。之。中。而。山。縣。僻。壤。木。然。不。知。國。會。爲。何。事。議。員。爲。何。物。一。聞。足。柄。天。下。之。大。權。則。土。豪。惡。衿。必。在。當。選。之。列。否。則。身。擁。重。資。出。而。購。票。

即可驅駕一鄉一邑之人。爾謂仗此人物。即可坐致承平。老人正患專制未除。特懨懨歸於沈療。國會一立。必匆匆成爲暴亡。汝勿欣暢。且姑待之。雄曰。天若佑我中華。決無是事。父子方坐論間。侍者傳魏子龍先生至門。子龍命入。子龍者。與雄同在陸軍學堂肄業。意氣相得。蓋同主革命者。一入門。卽呼曰。仲英。何久不見。汝不聞川中大亂作耶。雄曰。我微聞之。殆爲鐵路收歸國有之事。子龍曰。然。朝議所定收回辦法。鄂湘路照本給還。粵路僅準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給無利股票。川路實用之款。給國家保利股票。餘股或附股。或興辦實業。亦由上諭規定。不得由股東收回。子龍語至此。雄大怒曰。然則行剽刼耳。何名朝議。子龍曰。楊文鼎。王人文。咸言其不可。然已嚴旨申飭。而李翰林詣部定宜夔工程。股東大怫。通告全川。罷市罷課。一切釐稅。概置不納。肇自成都。遂及各屬。川督趙某。乃大行羅織。七月十五日。股東方開會。趙以東延致十九人。首爲蒲殿俊。

羅倫。次顏諧。張蘭。又次則鄧孝可。立時下獄。全川鼎沸。父老頂先帝牌位。跪清節樓。趙命發排鎗。川事不可爲矣。子履聞言。嗒然曰。子龍。茲事確耶。子龍曰。不敢奉欺。長者。子履曰。茲變非細。趙某取媚貴要。必且大行殺戮。樞近木木而冒利。不求便民。但朘民以爲快。鐵路國有。善策也。然當還民股本。不當悉數入官。老夫聞蜀路巨款。已乾沒於任事之手。民之失款。或且取償於官。遂兆此釁。然中國官府幽闇。如神鬼。民不能自剖其胸臆。廷旨旣昧是非。而官中復出以強悍。上下之情。隔。官轉以民之陳請爲抗撓。則出其遏抑之權力。自開國至於今日。匪不如是。惟氣運未衰。民無思亂之心。爲亂之力。事尙可爲。今日乃非昔比。而趙某襲此故智。兩川一動。牽連武漢禍發旦夕矣。子龍曰。丈見事之精。殊無倫比。子履曰。尙有所聞否。子龍曰。知必奉告。

第二章 敘系

王子履名禮。江西萍鄉人也。祖士震。仕至禮科給事中。父元廷。以翰林仕。終國子監司業。子履以諸生不仕。居京寓讀其父書。弗求聞達。然公卿間無不審其品學者。子二。長曰雋。字伯凱。次曰雄。字仲英。咸秀挺喜陸軍之學。伯凱已畢業。充鎮江軍官。仲英則留京侍父。然已陰合革命黨人。時與洞明會通書。廣州一役。黨人大挫。南產之英。如方林諸君。皆歿於行陣間。伯凱自鎮江貽書仲英曰。廣州之變。精銳盡喪。粵師張某尙解事。不復廣加羅織。或知朝政日非。非改革莫可。首事者已幸脫羅網。再圖後舉。然兄意頗不屬其人。會中薰蕕雜收。好惡非一。爲國者。尠爲利者。多。今雖徒黨布滿東南。或有奮不顧身者。正恐破壞以後。建設爲難。坐無英雄爲之鎮攝耳。此間林標統述卿。爲閩產。獯銳忠摯。臨難有斷。全軍屬心。阿兄與之朝夕從事。將來以鎮兵進規江南。或易得手。林君之意。頗望弟一臨。能否稟諸老親。一蒞鎮江相見。仲英得書。躊躇竟日。適起旋留。

書案上爲子履所見。卽問仲英曰。若兄書來。胡不告我。仲英曰。據書辭。東南軍隊似已搖動。兒意彼囂囂均喜亂之人。非實心爲國者。林君兒固聞其忠摯。今阿兄有書擬自往鎮江。一與把晤。子履歎曰。吾衰矣。雖未霑祿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語。吾萬不出諸口。吻實則親藩大臣。人人自種此亡國之孽。兒子各有志嚮。寧老人所能力挽。汝善爲之。並告黨人。幸勿仇視少帝。老人終身爲清室遺民。黨人或憫吾衰。不疑爲宗社之黨。汝今儘行。須知革命者救世之軍。非闖獻比也。仲英見允於父。則大悅。遂治任。挾快利手槍。媵以彈子百餘枚。慨然直出津沽。時已初秋。餘熱尙熾。天津中已漸漸有黨人出沒。欲以潛煽軍隊。邏者亦頗縝密。道遇吳子穆。自武昌來。遂同飲於第一樓。吳曰。別仲英久。不知邇來何作。吾曾一至鎮江。與伯凱相見。伯凱意鞅鞅不自聊。嘗語予。天下大勢已換。但不知引繩而斷。其受斷果在何處。段扈橋已以鄂軍入川。思欲用兵力。

遏抑蜀中子弟。雷愼如。昏瞽人也。矯襲能名。以欺蒙此權綱。弛遷之朝廷。坐擁重兵。扼守江漢。同人謂不起事則已。一着手。先襲武昌。絕江可以進。規中原下駛。便足收取吳會。吾聞尊兄言深以爲然。而林標統尤躍躍欲試。仲英此行果否。往面尊兄於江上。仲英曰。然。子程曰。新銘以明日至滬。仲英可附之行。吾亦有事將入都也。既別仲英。歸樂利旅館。明日爲七月二十五日。海上風靜。波平如鏡。海行二月有半。已至上海。遂居長發棧。盥嗽既已。飯後至泥城橋訪蘇寅谷。倪伯元。二君方同居樓外。垂楊數株。搖曳有秋意。入門時。見有女士二人。一爲旌德盧眉峯。一爲無錫顧月城。月城傳弱媚。眉峯則秀挺健談。倪方小病。猶御夾衣。蘇則未歸。倪爲介紹。見兩女士。皆洞明會中人也。仲英一一進與握手。眉峯曰。聞尊兄伯凱方在鎮江經營。有席捲江南之意。眞屬人傑。今女界同人。方組織女子經武練習隊。爲革命軍之後勁。仲英曰。宗旨安屬。眉峯曰。本隊

以練習武學。扶助民國。仲英曰。職務如何。眉峯曰。本隊爲女子洞明會。調查執行兩部之豫備。俟練習已成。卽服調查執行之職務。仲英曰。科目如何。眉峯曰。甲講演。乙補習。丙操法。仲英曰。經費安出。眉峯曰。本隊一切用款。由洞明會擔任。仲英曰。敢問俸給。眉峯曰。隊長月十二圓。隊員十圓。仲英曰。有志哉。惟鄙人一生愚直。不敢曲徇同胞。亦非過事。膽懾適自北來。觀北軍皆屬精銳。一人能發數十槍。氣息無動。且發槍時。皆伏身泥土之中。引鋤掘土。自蔽。須知槍膛力支須左腕屈。其三指仰張。如架右腕。扼槍機。槍跌之力。抵於右膊。極文人之力。演習不過三槍。腕力已盡。若在女界。纖弱過於文人。而兩股勁力。或因裹脚而在。安能支柱。且一軍彈盡。則須肉薄。或用刀猛斫。或用槍跌倒。擊前方撲敵而後已。爲人所乘。謂此纖纖者。能與北方食麥之人競力耶。顧神州發難伊始。女界不能不具此思力。吳宮教戰之事。特作外觀。不必用以作戰。鄙意尙以紅十

字會上。着眉峯大怒曰。妄男子。勿肆口誣人。今日幸未攜得手槍。不爾汝胸間洞矣。月城亦微慍。兩頰皆頰。不作語。倪伯元長揖眉峯曰。仲英。慙而不檢。幸眉峯少寬假之。仲英微笑。興辭。伯元送至樓次。問寓居所在。仲英以長發棧告之。

第三章 遇豔

明日伯元及寅谷皆至。相見大笑。述昨日事。寅谷曰。仲英太獐直。方今女界。不惟勃勃有武士風。並欲置身朝列。平章政事。謹厚者。檢避其鋒。諾諾不敢。規以正言而挑達者。則推波助瀾。將借此以貢媚。故氣。馘所被。前無沮抑之人。仲英昨日正言彈之。適中弊病。宜其不能任受。仲英曰。中國女權之昌。可云盛滿。但觀仕宦一途。其敬畏夫人。有同天帝。號令所出。雖庭訓不能過也。今女界猶昌言爲男子所屈。閨無天日。此或未嫁夫者之言。若正位璇閨。威令無抗。則玉人顏色。過於朗日晴天矣。伯元大笑曰。仲英持此宗旨不改者。後此所遇。悉皆荆

棘汝須知牝獅之牙。吻不易當也。仲英曰。當謹避之。伯元曰。今仲英以何日赴鎮。仲英曰。吾聞武昌軍隊。人人有反正之思。謂到鎮一面家兄。赴鄂一覘動靜。寅谷曰。此間屋宇沈晦。且出小飲於海天春。於是三人同行。覓得酒座。甫去外衣。忽有美人。拏簾盈盈出其素面。風神絕代。呼曰。寅谷伯元。今日乃飲生客耶。二人同起曰。秋光女士何來。客爲王仲英亦吾輩中人。可入小坐。秋光岸然遂入。與仲英相見。女胡姓。南京建昌人也。敍誼爲同鄉。仲英蹶蹶旣艷。秋光之美。又患暴烈如盧。眉峯遂不敢道。及時事乃秋光者。溫雅無倫。問伯元曰。日來曾否晤及眉峯。月城諸人。仲英失色。寅谷失聲而笑。噴酒滿案。秋光愕然曰。所謂經武練習隊者。如何。詎二人所營謀者。中有變故耶。伯元曰。否否。同述昨日眉峯欲出槍斃仲英事。秋光蹙然曰。何至於是。神州陸沈。慘力固仗。男子我曹巾幗。所以出而襄助者。亦以鼓勵英雄。奮往之氣。前此數百年。英國武士較力。必

得名姝爲之監史勝者向之長跽加以花冠非謂女子之勇能與男子馳逐中原大凡英雄性質恆欲表異於女子之前卽所謂經武練習隊者何嘗非有志之所爲特資爲激揚前敵之勇氣使知女子且不惜其生矧堂堂男子乃使其背爲敵人所見可羞孰甚眉峯仇爽有丈夫氣吾虞其暴烈往往開罪正人當以正言規諫之仲英聞言爽然始敢迴眸平視見秋光冠駝鳥之冠單縑衣腰圍瘐不盈握曳長裙小蠻靴之黑如漆天人不惟貌美而秀外慧中尤令人心醉唯神宇之間含有靜肅之氣凜然若不可犯而和藹之言味之乃如醇酒卽斂容答曰女士識高於頂不佞不能爲游夏之贊但顧女士時時抱此宗旨用以感化女界須知女子之貴萬非濺濁世界中泯泯者之比發言當如金科玉律必使男子遵行含高識於和平之中不能褻莊嚴爲憤激之論秋光意大感動卽曰吾鄉乃大有人敢問先生南來何事仲英曰家兄爲鎮江軍官久